



作家传真

聂鑫森：不写故事的短篇怎么写？

朱洁

感悟

大葱的选择

周丽

近日读了和菜头的一篇文章，名字叫《鸚鵡大葱》，大致内容是：朋友“大爷”养了一只鸚鵡和一头猪，猪的名字叫福禄兽，据说无论怎么长也只有两尺多长。鸚鵡来自西双版纳，通身翠绿，尾羽修长，因此给它取名“大葱”。大葱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深沉内敛的，如若有云南口音的男子伸手去撩他，他就不耐烦地一推翅膀，嘴里吐着粗话：昆明老信，死远点！若是见到漂亮的女子，大葱马上变脸：大笑、扇翅、触电、狂呼，甚至啄下自己最长的尾羽送给对方。然而，有一天，大葱不见了。在“大爷”费尽周折的寻找后，终于在一个鸟类保护区找到了它，只是此时的大葱已经迅速野化，根本没有办法接近。正当“大爷”想尽法子要去掉大葱脚上的链子时，大葱又飞走了。文章结尾处作者还不忘交代一句福禄兽的情况，它是不是也去寻找自己的幸福了？没有，体重300多斤的它依然在“大爷”家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多么有趣而感人的故事！其实早在唐朝时白居易就写过一首《鸚鵡诗》，陇西鸚鵡到江东，养得经年渐渐红。常思恩归先剪翅，每因喂食暂开笼。人怜巧语情虽重，鸟忆高飞意不同。应似小来歌舞妓，深藏牢闭后房中。鸚鵡因善学人语而常常被人养于笼中，尽管生活优渥，它想的却是怎样冲出牢笼远走高飞，心怀怜爱的主人又怎能知道笼中鸟儿的心思呢？好在“大爷”最终明白大葱还是要飞回大自然的。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动物尚且如此，人又情何以堪？数年前河南省某实验中学一女老师正因为怀有像大葱一样的纯真炙热之心，写下了“史上最具情怀的辞职信”：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一句简短的话让全民豪情四起，众说纷纭。有人说，看似简单普通的话却道出了一部分人的心声，理由就是有些人需要始终不断地做一些白日梦，才能让生活顺利地走下去。当然更有人毫不吝啬地用现实戳穿这看似平凡的梦想，认为普通的生活不是逃避的理由，每天努力工作，才值得美好温馨的旅行，所以要勇敢地走下去。

其实对于很多人而言，拥有美好的梦想远不如维持生计重要，所以在芥川龙之介的《葱》中，当田中君看到阿君喜气洋洋地拎着两把共8分钱的葱时，全身血管里流淌着的浪漫爱意瞬间烟消云散，再也没有复活。毕竟人首先要生存下去，然后才敢于谈梦想。在生活的重压下，人是会妥协的，内心再狂野又怎样，还不是要屈服于眼前的辛劳奔走。尽管人都是向往自由的动物，但当这点向往被桎梏成习惯或为生计所迫时，向往也就只是向往了。当然，我们不能没有憧憬和希望。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这句话我们一直记在心里。

或许大葱往后的日子会过得坎坷、疲倦，或许福禄兽的生活会过得更加安逸甚至迷茫，但是谁又能说这对于他们自己而言不是最好的选择呢？



讲座现场。图片来自自动株洲

写小说是不是一定要写故事？写，怎么写？不写，写什么？如果你有意尝试小说，特别是短篇及微型小说的创作，著名作家聂鑫森的这堂最新讲座，绝对有很好的入门讲义。9月15日，聂鑫森在我市文艺大讲堂开讲，这位擅长中短篇创作的长者，结合自己的阅读和创作，引用大量的古今实例，以《谈读书——短篇小说的“故事”和“非故事”》为主题，为株洲文艺创作者、文学爱好者传道授业解惑。

谈读书：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创作者要向别人和他人学习。聂鑫森认为小说创作者的阅读，也应与小说创作有关。

他认为，对于有专题爱好和专业追求的人，面对浩瀚书海，谈开卷有益是值得思考的。没有选择地读书，会让人“越读越蠢，越读越不开窍”。只有找到正确的读书方法，才能带来创作的收获和人生的快乐。

聂鑫森的建议是，对专业和喜欢的书籍，精读、细读，“读死，读通”。

“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聂鑫森说，这种读书方法，同样值得搞小说创作的人学习。他分享了自己精读几篇旧体诗词的方法。

李商隐的《夜雨寄北》，“这篇可看做现代派小说的雏形。中国的诗人，在唐代就知道时空转换了。古代收一封信大概需要三五月，于是，收到信时已是过去式。”君问归期未有期”就是从过去写信时写起的；而“巴山夜雨涨秋池”说的是读信的此时此刻；“何当共剪西窗烛”则是对将来再见的畅想；最后一句“却话巴山夜雨时”再一次回到了过去时态……”

再如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和贺知章的《回乡偶书》。诗词中有关“我和卷帘人”、“我和儿童”的人物关系、对比冲突等，也都值得小说创作者们细细品读。

非故事小说：用闲笔勾勒故事

聂鑫森说，小说在古代叫学部，最初是为说书服务的。所以，小说的本质是通俗。“通俗，才能让人坐得住，读得下，就必须要有出奇有趣的故事。”但并非所有小说的故事是完整的。在中国，小说有两种存在，一种是故事，一种是非故事。

蔡元培曾评价，清代小说最流行者有三：《石头记》《聊斋志异》及《阅微草堂笔记》是也。“《石头记》为全用白话之章回体，平本至多而无待于注。《聊斋志异》仿唐代短篇小说，刻意求工，其所征引闻为普通人所不解，故早有评注本。《阅微草堂笔记》则用随笔体信手拈来，颇有老妪解之概……”聂鑫森选用了其中两部短篇志怪小说集，即《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解释“故事”和“非故事”这对看似矛盾又统一的概念。

刻意求工的《聊斋志异》，故事完整，这也是它改编最易，影视版本也最多的原因。同样写狐鬼神仙、乡野怪谭的《阅微草堂笔记》不同，它的故事是片段式、勾勒式的，是以散文的笔法来勾勒故事的。

聂鑫森进而详解散文化小说。汪曾祺是这种风格的代表人物，他便以汪氏名篇《受戒》为例。

《受戒》写的是小和尚明海烧戒疤的事。但在谋篇布局上，它似乎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通篇用诗意的、散文化的语言，交待

一些看似与受戒无关的事：开头写庵，以及附近的山形水势，小和尚明海的家庭，以及庵内一群不恪守戒律、过着俗世日子的和尚们。层层铺叙后，作者又转以小女孩——小英子一家为中心，描写田园牧歌式的水乡生活。后来，明海和小英子产生了朦胧的感情，两人在明海受完戒划船回家的过程中，相互表白，私定终生。

“故事不在当面对待，有些像抒情散文，但读后仔细勾勒，读者可以看到一个大的故事——佛教的规矩，并不能制约人的七情六欲。这也是文章的主题。”聂鑫森说，这样的非故事小说一样出奇有趣，有诗意、散文化的语言，让作品也好读，也是非常好的小说。

谈创作：发现生活中的奇和趣

太平盛世，国泰平安，波澜不惊是一种常态。没有了惊世骇俗的奇人奇事，创作者怎么去寻找奇、趣的小说素材？

聂鑫森的经验是，发现一些不按常规出牌，且他或她的处事方法和我们的生活格格不入的人和事。“往往这就是题材所在，小说所在。”

几年前，株洲中心广场的街角巷尾静坐着一群精工织补人，他们有男有女，穿针引线，为有需要的市民提供织补服务。这群和周围喧嚣形成鲜明对比的手工匠人，激发了聂鑫森灵感，于是他创作了短篇《织补人》。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从小拿绣花针的男孩。一天，他遇到了当地博物馆的一位女馆长，对方送来了一件华贵的真丝旗袍。他们约好了取货时间，但女馆长并未如约而至。男孩选择原地等待，此时，他母亲病危的消息传来，但他担心别人说自己是骗子，笑他不会补，便一直不离开。过了几天，女馆长终于来了，验货后很满意，表示男孩通过了考验，说博物馆还有一批同质地的真丝请他织补。男孩拒绝了，因为感到人格受到了侮辱，失望地离开了这座城市……

“创作者要关注生活中有意味的人和事，并对这些素材进行选择、组合、剪辑和联想。”聂鑫森说。

他还为大家介绍了几种创作方法。其一是片段法，比如《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最后一课》“很多创作者喜欢用‘最后’，因为‘最后’是很好的小说结构。它虽然只是故事的一个片段，却预示着结果即将到来，又可以向前延伸……”其二是氛围法，这在非故事小说中很常见，那些看似无用的闲笔和细节，都是有心的铺垫和设置。还有一种是脱胎于诗歌重言叠字、在戏剧创作中常见的戏胆法。比如《打铜锣》里的铜锣、《红灯记》里的红灯、《药》中的人血馒头都用了这种方法。“叠着一物写、叠着道具写、叠着戏胆写，用一件道具、一句话从头到尾贯穿故事，文章不会乱。这既是诗歌、戏剧，也是小说值得尝试的结构方法。”

【作家介绍】

聂鑫森：著名作家，中国作协会员，曾任湖南省作协副主席、名誉主席。出版过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小小说集、诗集、散文随笔、学术专著60余部，曾获“庄重文文学奖”“湖南文艺奖”“毛泽东文学奖”“小说月报短篇小说百花奖”“北京文学奖”等奖项。

荐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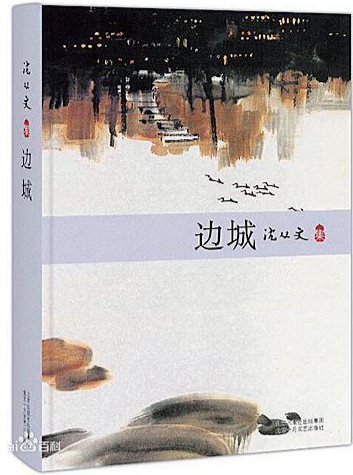
几部散文化中短篇小说

《边城》

作者：沈从文
创作时间：上世纪30年代

作品简介：中篇小说《边城》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由于《边城》的美学艺术，《边城》这部小说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该小说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名第二，仅次于鲁迅的《呐喊》。

小说的开头三章集中笔力勾勒湘西山水风俗画，而没有进入情节叙述。纯美人文画卷的渲染、清新意境的营造，推动了作品完成完美和谐的审美意境的构建。有评论甚至认为，在这种意境的营造下，小说的人物被弱化了。《边城》中的翠翠和作者另一部短篇《三三》中的三三，性格近乎相同。而翠翠和老船夫身后，还有一个虚化人物——翠翠的母亲。这一人物，从侧面强化了湘西的天然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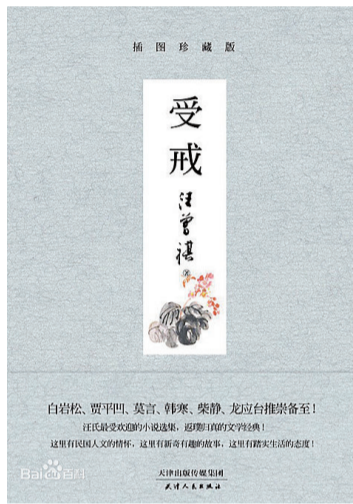


《受戒》

作者：汪曾祺
创作时间：1980年

作品简介：庵赵庄有座荸荠庵，庵内13岁的小和尚明海因为家里人多地少而被舅舅带来出家的。他舅舅是庵里的当家和高仁山。庵内和尚们并不守戒律，一样过着俗世的日子。明海在第一次上庵的路上认识了小英子，小英子家住在荸荠庵附近，明海会画画，这一技艺令小英子即将出嫁的姐姐着实风光了一回——大英子照他画的画绣出来的鞋三十里方圆都传遍了。明海和小英子一起做针线，一个画花，一个刺绣；一起栽秧、劈草、车水、放鹅、打场看场。四年以后，明海就要受戒，受了戒就能做“沙弥尼”，将来能做方丈。小英子划船送他去善因寺受戒。数天后，小英子又划船把接受过戒的明海回庵赵庄。回来的路上，小英子要明海不要当沙弥尼也不要当方丈，天真的明海一概应下。当小英子问他：“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明海大声说：“要！”……

这是一篇充满诗意的散文化小说。它所表现的既非重大题材，故事情节亦缺少大起大落的戏剧性冲突。明海与小英子的初恋不曾遭遇波澜起伏的曲折，作者在描绘这段感情时，通过含蓄节制、意趣盎然的细节描写，着力表现出其健康明朗的诗意状态。《受戒》不但没有戏剧性冲突，实际上通篇也没有完整故事情节。标题所说“受戒”，直到小说最后才出现。这种不拘一格的描写表面上看来结构松散无序，实则有其内在的秩序，营造出了一片恬淡诗意的文学氛围。



《芦花荡·白洋淀纪事》

作者：孙犁
创作时间：上世纪40年代

作品简介：作为“荷花淀派”创始人的孙犁，擅用“白描”手法创作诗情画意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诗化小说”。其代表作《白洋淀纪事》，以抗日战争时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冀中平原和冀西山区为背景，用乐观从容的态度描摹时代的风云变幻，以亲切轻柔的笔调表现战争的严酷和生活的艰难，以丰富多彩笔触描绘人物，尤其是女性们勤劳、善良、聪明、勇敢的美好品质和崇高的精神世界。《芦花荡·白洋淀纪事》收录了《芦花荡》《荷花淀》等经典作品，由孙犁亲自导读，2018年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艺术阅读

艺术在想象中永生

——读《萨尔瓦多·达利：我是一个天才》

任蓉华

黑格尔曾说：“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这在西班牙超现实主义艺术家萨尔瓦多·达利的身上，得到了有力印证。特立独行的达利艺术创作背后，是常人难以企及的想象力。爱尔兰作家杰基·德·伯卡在其著作《萨尔瓦多·达利：我是一个天才》中，以娓娓道来的笔调，勾勒出了这位艺术天才的奇幻人生，通过深挖达利各个时期的工作生活，着力呈现他那无限的想象力，并探索这种特有魅力的根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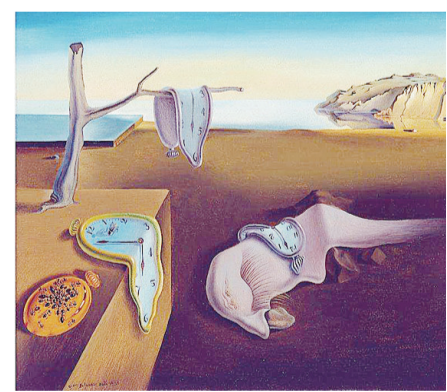
达利，不仅是世界闻名的画家、艺术家，还是电影导演、珠宝设计师；不只是加拉的爱人、香奈儿的朋友，也曾是乘风破浪的少年和夜晚哭泣的老人。“我同疯子的唯一区别，在于我不是疯子。”达利能够拥有如此巨大的名声，离不开他独有的个性与行为。六次登上《时代》杂志封面、创作了超现实主义电影的开山之作《一条安达鲁狗》、设计出“石榴心”机械胸针和“龙虾电话”“唇形沙发”……达利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毋庸置疑，绘画是达利最具影响力的艺术成就，他擅长以各种潜意识符号和怪异梦境景象来探求人类心灵深处的疯狂。其名作《记忆的永恒》，描绘出这样一幅场景：一片空旷清冷的海滩上，躺着一个体型庞大的怪物，旁边有一棵枯死的树，而出现在画面里的几只钟表都融化成了松垮的流质体，仿佛正随着时间流逝而滴落下来。据说，当被问及什么是超现实主义时，达利回答道：达利就是超现实主义。在书中，作者通过一件件实物、一桩桩事件，生动展现了达利是如何将梦境般的想象与绘画技巧巧妙搭配的，“敢于想常人不敢想”，尽情挥洒内心的幻想和欲望。

“呼啸的山风和四周海水的不断侵蚀，造就了美丽壮观的海岸线，海岸线环绕着自然奇观克鲁斯角自然公园……年幼的达利在这里度过了悠长、快乐的童年时光，他与美丽的自然风光融为一体。”作者用大量的细节强调了达利的家乡——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对其创作生涯产生的深远影响。“这里的光线似乎有着神奇的力量，使景物的色彩如戏剧情节般不断变幻。即便是一个完全不善于想象的人，也能在这片自然天堂里被激发出灵感。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那些岩石，它们时而像动物，时而又幻化成超现实的形状。”正是这样一片土地，滋养着幼年达利的双重人格和对幻想的热爱，也影响着他逐步成长为一个想象力超群的人。

家乡凛冽的山风，赋予了达利坚韧不拔的特质。他的艺术根基深植于其家乡的独特光线和色彩，我们无法把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及其创意作品与他的故乡割裂开来。步入晚年，亲人的背叛、爱妻的逝去、病痛折磨，让达利经常沮丧和愤怒，很长一段时间都没能拿起画笔，躺在床上独自哭泣，似乎等待着死亡的来临。幸运的是，达利没有就此屈服，而是尽力从中走出来，继续绘画、创作，并把精力投入到了达利戏剧博物馆的运行当中，这个博物馆距离他的出生地只有几个街区。

艺术在想象中得以永生。融化的时钟，正如它们的创造者一样神秘莫测，达利用一生铸就了属于自己的神话，给后人留下了一连串的精彩画作。



《记忆的永恒》，达利作品。

